



## 农家风情

这些乡野美味,增添了乡村餐桌的色彩,也慰藉了农家平凡的日子,令人回味悠长。

## 乡野味道

□徐育兵

乡村的餐桌虽然简朴,但从不缺时令美味,丰饶的水乡大地为乡村农家的餐桌提供了丰富的选择。这些食材料貌朴素,却不失滋味悠长。

当雨水开始滋润这方布满大大小小垛田的土地时,那些坡坡坎坎上一垄垄山芋藤就会乘势疯长起来。水乡人知道,这是到了炒山芋藤的时候了。这些四处逶迤的藤蔓是七月馈赠的头道美食。采下一把嫩叶,去皮掐段,留少量嫩叶,再找两个红辣椒、两个大蒜头,炒山芋藤需要的食材就准备好了。我在厨房的土灶后烧火,待锅热了,母亲往锅里浇上两勺菜籽油,放入大蒜头和辣椒,待起了香味,再往锅里舀上一勺自制的黄豆酱和少许盐,接下来便把切好的山芋藤倒入锅里爆炒。锅铲几下一炒,一盘新出锅的炒山芋藤便可端上餐桌。那青青的山芋藤配上红红的辣椒丝看起来赏心悦目,尝一口,脆脆嫩嫩,有一点辣,又有一点鲜,十分“下饭”。

这个时节也是瓜果崭露头角的时节。渐渐封行的棉株给躲在其间的瓜果作了最好的掩护。沿着密密的棉株往深处走,不经意间就能碰到在地上横七竖八生长的瓜果。青蛙纹的椭圆形的瓜是水瓜,脆嫩多汁,特别适合生吃。长长的青皮瓜水乡人称之为梢瓜,这是大自然馈赠的又一道美味。炎炎酷暑有时会让人胃口大减。母亲会把洗干净的梢瓜切成薄片,撒上蒜泥和少许盐,浇上一点香油和醋,用筷子搅拌均匀,片刻工夫,一盘凉拌瓜菜便做好了。夹上一筷子,酸酸爽爽,脆中带甜,味蕾一下子觉醒,胃口也随之大增。

梢瓜烧汤也是农家餐桌上的“当家花旦”。放了暑假的孩子,河流成了他们的第二课堂。带上一个大木桶,摸“歪”抓鱼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所谓“歪歪”即河蚌。当我把满满一桶“歪歪”端回家,交给母亲打理,我便能猜到今天的餐桌上一定有一道“歪歪梢瓜汤”。“歪歪”的加入,使得原本清淡的汤一下子变得鲜美起来。梢瓜片与“歪歪肉”一素一荤,彼此互补,相得益彰。那白白的汤汁一勺勺喝不过瘾,忍不住要倒入碗里泡饭。我的“战利品”加上母亲的手艺,总是让盛夏的味道如此难忘。

让我难忘的还有母亲腌制的瓜子。这瓜子不是我们嗑的葵瓜子,而是用梢瓜腌制的农家美味。母亲把梢瓜洗净劈开,去除瓜瓢,放在缸里,撒上盐,再放一层梢瓜,以此类推。等梢瓜腌出了瓜卤,母亲便把梢瓜捞起放在太阳下晒。傍晚的时候,再收回放到缸里,然后把烧开的瓜卤浇进去,几天后,新鲜的腌瓜子便可端上餐桌。无论是撕下一块生吃还是用黄豆酱熬成酱瓜子,都是佐粥的好味道。

这些乡野美味,增添了乡村餐桌的色彩,也慰藉了农家平凡的日子,令人回味悠长。

## 凡人小事



## 心香一瓣

## 你今天真好看

□曹玲林

现在外出消费,手机支付当道,一机在手,走遍天下。商家为了留住顾客,除了商品好,服务优,花式答谢语也横空出世:“感谢惠顾,新的一天也要元气满满哦;谢谢您的光临,你今天真好看……”

菜场里的摊主们当然也不例外。

趁着早凉,我掐灭了贪睡的念想,麻溜地来到就近的菜场。又见到那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摊主,个头不高,发型稍有凌乱,她随意把头发拢起来,再用抓夹夹住。她正在吃早饭,拿着一个大汤匙,从保温壶里舀粥大口大口“呼啦呼啦”地吃着,不时地嚼上两口萝卜干,没等我走近,她就放下了勺子,藏起了倦容,微笑着和我打招呼。

我想买点绿豆芽配韭菜,再拿个洋葱炒鸡蛋,她知道我的需求后,立马动手选菜,装袋,称重,算账,没等我支付完毕,她双手虔诚地将菜递了过来。这样的她,让我莫名的感动。

还记得一个多月前,我在她摊位上买了把长豆角,打算豆角焖肉来着。钱扫码支付了,后来中途接了个电话,把豆角落在她摊位了,回家后,我系上围裙打算烧饭时,遍寻不着。哎,丢三落四的习惯,让人头疼!

隔了一周,又到周末买菜时,我鼓起勇气再去她摊位说这事,她二话没说,从摆放得整齐有序的豆角里抽出最大的一捆,然后扒拉开橡皮筋,拽出一大把,问我够不够上次落下的量!拿到失而复得的豆角,我眼角一热,忙不迭地道谢,“谢谢妹子,谢谢!你今天真好看!”我由衷地夸赞她,这是我第二次到她摊位上买菜,果然没看走眼。还记得初相识的情景……

那天也是个大晴天,早起的人还真不少,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们,他们早早地就出来了,貌似都很享受这初夏清晨的美好,拂面的清风,温和的阳光,满眼的花红草绿……啧啧,心情可美了!

我快步来到菜场,先到肉摊剁了些新鲜的五花肉,老板帮忙切好了,再到鱼摊捞了些蹦跶的基围虾,老板赠送了一撮免费的香菜,准备再置办些素菜,荤素搭配,吃饭不累嘛。来到那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人摊位前,拣了三个汁水浓稠的番茄,买了几个卖相好看皮薄不辣的青椒,正准备再选些啥,一个头戴凉帽挎着小包穿着花衬衫的老太太挪了过来,看样子七八十岁,声音像蚊子似的,鼻腔里发出“买二角钱葱”的嗡嗡声,很细小的声音,吹刮到了我耳朵里。

卖菜的女人着急,看老奶奶哼唧唧的,语气就有点不耐烦了,“老奶奶,您想买啥?”老奶奶犹豫了片刻,还是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诉求,“姑娘,我想买二角钱葱,你卖给我好吗?”年轻的女人眉头一紧,“光买两角钱葱,不买别的?那不卖!”老人被女人疾风骤雨般的话语拒绝得低下了头,将她手中已经买好的一把小青菜拽得紧紧的,生怕被那女人看到……一旁的我,看着这样的僵局,心里说不出的滋味,连忙说:“老板娘,给她两根葱,我买单!多大个事,在我们农村,遍地都是葱。”卖菜的女人脸色一红,豁然开朗,大气地递过来一把葱,“奶奶,这葱不要钱了,您拿走吧。”

老人家感动不已,连连致谢,我说不要谢我哦,还是人家卖菜的姑娘大气,以后您呀,常来光顾人家这摊位就是了呀!卖菜的女人听了我的话,再次脸上“红霞飞”……

当我扫完收款码,听着那女人家的收款答谢语“谢谢您的光临,你今天真好看”的播报声,心情愈加美丽,脚步愈加轻盈……



## 牵挂

□许如亮

窗外的天空刚刚还明亮着,突然就阴暗下来,不一会就下起雨来,雨越下越大,大得就像是一桶水从天上浇下来,还伴随着狂风,狂风裹着雨水,冲击着大地,整幢楼似乎都在震动着。我的心也在震动。

在我们沿海平原上,这般大的雨就是暴雨了,暴雨要是下个不停,用不了半天,田上的庄稼就会被淹,乡下的人们就必须行动起来,开始排涝降水。平原上不怕雨,就怕风,特别是靠海的地方,风要是怒吼起来,横扫大地,不牢固的房屋十有八九要被吹倒。

窗外的雨在下,风在吼,思绪回到了我在镇上的那个季节。那天中午,我在宿舍睡午觉,睡得正香,突然办公室打来电话说,立即到会议室开会,我问什么事这么急,电话挂了。我立即赶到会议室,会议室已经来了很多人。镇里的书记在会上说,据天气预报预测,咱们这个地方可能有极端天气产生,要求大家提高警惕,全体出动立即下村带领村民们预防。

窗外明亮亮的,阳光直接从窗帘的缝隙间射进来。有几位同志朝窗外看看,一脸的疑惑,心想,这么好的天气,兴师动众,大惊小怪了吧。我也是一样的心情。

我分工联系三个村居,责任也大,自然不敢耽误。对于抗旱排涝这些事,我的心里是有底的,下雨不怕,就怕陡倒。经过多少年的投资建设,田间的水利基础设施已经建起来了,只要不陡倒,村里有一个干部统筹就能解决问题。陡倒就不行了,陡倒往往能在一顿饭工夫,把农田全部淹没。

还没到村里,半边天已经黑下来了,露出半个脸的太阳一晃就没了,乌云铺满天空,大地像是夜色。不好,暴雨要来了。我踩足油门,加快速度。

村里的电站已经检修后试运行了,村里的同志说,一点问题没有,再大的雨也不怕。对村里的表态我非常满意,我也充满自信,因为在此之前,镇里开了大会不说,各村也开了防汛动员部署会,电站和圩堤都检查了一遍,什么地方损坏了,花再多的钱也要修起来。全村干群也是严阵以待。

尽管如此,我还有点担心,跟村里干部说,农田不担心,有的农户要撤离。我觉得这鬼天气要是来一阵风,有的房屋经不起折腾。因为过年把就会有风来破坏,村民们吃过风的苦头。有的村干部说村民的思想不好做,嫌麻烦,说哪这么巧的,碰上那倒霉的天气。我说不能靠碰运气,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。

村里干部都被派去动员有关村民撤离了,我也不可能闲着,去帮助五保老人张老太搬家。

张老太九十多岁了,一个人生活,动员她去敬老院,她死活不肯,就住在一间低矮的砖瓦房里。那房屋可能是几十年前建的,算是村里最旧的一户了。

到了张老太家时,雨已经“哗啦啦”地下了。听说要她搬家,张老太直摆,说已经搬过几次了,都是虚惊一场,搬来搬去的麻烦。

老太太不知道外面的形势。我说不搬也要搬,不搬东西好歹先把人转移。于是,我们把张老太搀上车,冒雨把张老太安置在另一户村民家里。一路上,张老太还念叨个不停,说你们干部好是好,就是胆小。

那场大雨下得特别厉害,一直下到晚上才停下来。雨停后,有村民们反映说,雨大不说,还有大风,有一阵风把路上碗口粗的槐树刮倒了。电站自然是不停地抽水排涝,村里干部又马不停蹄到各户去查看灾情……

张老太的那间小屋算是不能再住了,一阵大风没有把屋子刮倒,但屋顶全部扑在屋内,村民们惊出一身冷汗,要不是及时转移,张老太就没了。我也惊出一身冷汗,好险啊。

窗外的雨仍在下,风仍在吼,我在想着那些村那些户那些事,他们有没有受涝,庄稼有没有受淹,房屋有没有受损,张老太已经住进敬老院了。

再想想其他户,感觉有点杞人忧天了,基层的同志辛苦呢,有他们在,放心。